

“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的影响”研讨会综述

2007年9月13日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经济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博士访问中国，并在拉美所做了题为“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的影响”的演讲。

马丁内斯说，最近25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占据着基础性和主导地位，曾经盛行于除古巴外的所有国家。对新自由主义进行评价，不能简单地说好或坏、黑或白，而应该客观评述之。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广泛推行与拉美国家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有着重要关系。马丁内斯从新自由主义的起源、新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实行新自由主义近30年的后果等方面展开阐述。

马丁内斯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起源来自哈耶克1944出版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认为国家有种种限制，应该打破这些限制；面对国家，要捍卫经济自由。当时反对哈耶克思想的是工联主义和美国新政。哈耶克的著作出版后，在哈耶克身边聚集了一些自由主义思想的人，组成自由主义思想组织，其中就包括弗里德曼。他们批评国家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想。该组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影响不大，是学术界的少数。

1974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滞胀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机会，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当时，危机呼唤政策的改变，发达国家政治的变化也有利于新自由主义成为思想界的主流。1979年撒切尔夫人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执行者，认为“除了新自由主义，

别无他途”；1980年美国的里根主义实质就是新自由主义；1982年德国新当选的总理也为实行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条件；1978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也有利于新自由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声讨。此外，欧洲左派政府也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都转向了新自由主义。

事实上，拉美是新自由主义的急先锋，1973年政变后，智利首先在拉美实行新自由主义，当时的条件是有一个极端血腥的政府。自此，拉美经委会的政策走到尽头，开始了新自由主义变革。

新自由主义是美国的指导思想，并它把新自由主义与民主相联系，认为不民主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古巴，这种说法是很虚伪的，实际上哈耶克并没有将新自由主义与民主相联系。

哈耶克认为，自由就是民主不对人拥有财产的权力进行干涉，如果民主达到这种程度，民主和自由不是相互排斥的，智利在军政府的领导下实行新自由主义，是拉美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开端。随后，阿根廷也执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以后，新自由主义蔓延于除古巴外的所有拉美国家，像拉美这样不折不扣地实行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从来没有过，拉美的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这样纯粹，首先是因为拉美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这直接导致了华盛顿共识的实施，然后是债务问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调整措施中对拉美都有明确的要求。

对实行新自由主义近30年的后果，马丁内斯说，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都得到了控制是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的积极后果。20世纪90年代，拉美的通货膨胀率大幅下降，财政赤字也大幅下降，拉美经济进入宏观经济平衡的时代。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首先是在经济增长方面，新自由主义许诺经济高速增长，认为在改革初期，社会经历阵痛之后，财富会蔓延到整个社会，而事实上并没有达到高速增长，甚至没有达到实施拉美经委会政策时的增长。50年代和60年代，拉美地区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5%至6%，而在80年代，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实施的第一个10年，拉美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成为“失去的10年”。90年代，当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占主导地位时，拉美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3%，还是没有达到实施拉美经委会政策时的水平，90年代至今，拉美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提高，主要是因为外部条件的变化，如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但也仅为4%，仍然没有达到实施拉美经委会时的经济增长率。

马丁内斯说，新自由主义在社会层面上的表现最为失败。20世纪60年代，拉美的失业率为4%，到90年代达到7.5%，90年代以后到现在为9%，正规就业减少，非正规就业增多，在拉美产生的10个就业当中，就有7个是非正规就业。

新自由主义失败的另外两个表现是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公。新自由主义承诺社会财富将向全社会蔓延，但至今没有蔓延。80年代拉美的贫困率为9%，2006年达到40%，30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实施，贫困率不减反增，绝对数则大幅增加。赤贫人口增加，80年代赤贫人口为4000万，现在达到了9000万至1亿。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承认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拉美欠下的债务是社会不公正。就整个拉美地区而言，10%的人口控制着30%~35%的财富，在巴西，这个数字达到40%。这10%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受益者控制的财富，相当于40%的贫困人口拥有财富的40倍。有阿根廷批评家认为，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是失败的，也给社会带来了灾难，但它在意识形态上是成功的。

现在，拉美的人民开始反对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阵线也已经被打破。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玻利维亚政府反对新自由主义；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政府则批评新自由主义，但不与之决裂。在选举中，拉美人民愿意支持非新自由

主义候选人，这主要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承诺没有兑现。更详细地说，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社会的影响主要有：

第一，新自由主义创造了新的社会角色。“拦路者”运动、无地农民运动、对种族、语言和性持不同观点的人群，都在社会论坛中找到了渠道。

同样，经济失败加剧了弱势阶层的反抗。墨西哥小农运动、巴西无地农民运动、还有土著人主义都加入到反新自由主义中来。在发对新自由主义的联盟中还有中产阶级的加入，萨尔瓦多的医疗斗争、玻利维亚的水战、秘鲁的阿雷基帕运动、阿根廷的“拦路者”运动都是来自中产阶级的参加者。

第二，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使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受到严重打击，由于不能解决贫困和社会不公问题，民主制度面临危机。实际上，新自由主义使传统的政治机制陷入危机，代表制、左派、右派、工会组织和传统政党等全面走向危机。

在谈到关于智利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马丁内斯说，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总是把智利看作新自由主义发展的成功范例，我们承认新自由主义使智利发生了重大变化，是资产阶级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智利仍然出现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学生运动、市民社会运动和社会反抗运动，说明智利的发展模式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就是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也会承认新自由主义是被血腥的军政府强行种植在智利的，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丧生，人民运动被吓倒，政党被禁止活动，但这有利于外国投资。这种血腥的起源难以让我们对之产生敬意。

其次，从生产结构来看，尽管出口增长强劲，但智利仍然是不发达国家，主要依赖基础产品出口，出口增长对“智利奇迹”贡献最大，而这又主要依赖国际基础产品价格的提高，但这种情况并不是常态。智利的出口产品主要是葡萄酒、铜、纸浆和农产品，而不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智利模式的成功主要来自两个进程：一是土地改革；二是铜矿国有化。农业的成功，加上铜矿出口收入掌握在国家手中根本上早就了“智利奇迹”，而这两项决策却是阿连德政府做出的，与新自由主义无关。

第三，智利模式面临严重的生态问题，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都可以自由投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是纸浆生产造成了生态破坏，首都圣地亚哥也受到严重污染。

最后，最重要的还是收入分配问题。智利传统

上的分配本来不是很不公的，但新自由主义的实施把智利变成了一个两极化社会。最近两年，在拉美收入分配不公的名单上，智利紧随巴西之后，产生反新自由主义的运动就不难想象了。

此外，作为新自由主义工具的“全球化”遇到了“反全球化”和“世界社会论坛”的反抗。在古巴，有人梦想新自由主义已经被击溃，但事实上没有，它已经失败但还没有被击溃，新自由主义仍然在拉美存在，战胜它还需要时间，因为新自由主义源于传统的自由主义，有其完整的形式逻辑结构，在智能和知识方面具有吸引力，因此人们容易被说服。新自由主义得到强国的支持，它在拉美仍然顽强地存在，这表现在某些候选人批评新自由主义，但在当选后仍然实行新自由主义。乌拉圭和巴西现在发生的就是如此。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结局，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葛兰西说得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需要新思想来代替，这样的思想已经有了，但还没有完全形成。

当前拉美的政治现实是：新自由主义毫无争议地主导地位已经成为过去。在1998年前，除古巴外所有的拉美国家都是新自由主义的天下。1998年，查韦斯上台执政，8年后提出“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莫拉莱斯在玻利维亚执政后向新自由主义宣战；在厄瓜多尔，科雷亚上台反对新自由主义；在尼加拉瓜，奥尔特加领导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重新执政，同样反对新自由主义。而在巴西，卢拉执政后忘掉了自己的反新自由主义计划，乌拉圭和阿根廷的执政者对新自由主义也只是批评而不决裂。

总之，新自由主义不是解决拉美欠发达问题的药方，它更适合传统的资本主义，尤其是资本主义强国。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已经走入危机，但替代思想尚未形成，只有产生可行、可靠、适合拉美的思想才有可能。

演讲结束后，马丁内斯还就智利模式、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瓦尔计划的可持续性等问题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马丁内斯说，自称是“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创造者的德国学者爱迪里奇曾多次访问古巴，爱迪里奇认为信息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更容易得到精确测量、但他并不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创造者，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太过简单化。查韦斯最先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我们认为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不是抛弃现有的社会主义，而是不断总结经验，使明天的社会主义比今天的更好。

关于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马丁内斯认为这些特征尚处于辩论之中，这在国际政治中是很正常的，思想总是写在本本上，而做起来是需要调整的。只有经过实践，理论才会形成。马丁内斯认为查韦斯的社会主义至少有以下特征：首先，基础是民主选举，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建设社会主义。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阿连德是这样，但很快被推翻；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夺取了政权，但又在选举中丢掉了。查韦斯通过选举当政，经历过8次选举，都取得了胜利，是拉美民主派中的民主派。第二个特点与政党有关。查韦斯不属于任何明确的政党，而是属于一种联合力量。现在查韦斯着手建党，但不是所有的代表都支持玻利瓦尔计划。第三，国家机器是资本主义的，它对实现玻利瓦尔计划是不会奏效的，但放弃又不可行。查韦斯的创造性做法是在外围建立国家机器，通过社会运动等形式来实施。总之，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还面临重大挑战。

有关玻利瓦尔替代计划的持续性，马丁内斯认为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实施刚刚3年，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该计划的核心是委内瑞拉和古巴，后来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也相继加入，此外还加强了与加勒比英语国家的关系，在精练石油等方面与巴西和厄瓜多尔还有不少具体合作。

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和经典的新自由主义不同，它是交流合作的机制，包括合作和团结的因素。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如2002年古委贸易为5亿美元，现在是20亿美元；通过与加勒比国家的石油计划，委内瑞拉以优惠条件向它们提供石油；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之间的贸易也大幅增加。更重要的还是在社会领域，和古典的贸易一体化不同，玻利瓦尔替代计划不仅关注贸易，更强调社会领域。玻利瓦尔替代计划成立了多国企业（与跨国公司不同），古委交换医疗服务和石油。目前，委内瑞拉60%的人口得到古巴医生的关怀，古巴医生为委内瑞拉的25万人进行了眼科手术。

马丁内斯认为，如果问经济上玻利瓦尔替代计划能否继续，就相当于问这些国家之间的团结能否继续。古巴的人力资源丰富，而委内瑞拉盛产石油，尼加拉瓜和玻利维亚虽然很穷，但仍然有资源方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团结基于政治意愿，应该是可以持续的。

（拉美所古巴研究中心供稿，杨建民执笔）